

《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

孙冠军

(岷县岷阳镇岷峰小学, 甘肃 岷县 748400)

[摘要]《水浒传》的循环式叙事结构,反映了中国人特殊的“出世—入世—出世”的生死轮回的民族文化心理,反映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水浒传》;民族心理;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1-0094-02

《水浒传》在叙事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无论是叙事结构、人物的成长历程、故事的发展轨迹,还是所反映的民族心理和作者的思想,都具有典型意义。

一、《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分析

根据弗莱的圆形循环结构模式理论,我们将《水浒传》的结构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讲故事:发生、发展、高潮、结局;二是写人物:诞生、成长、衰老、死亡;三是写人生态度,反映民族文化心理:出世、入世、出世。其中前两方面受第三方面的统辖制约,这里的人生态度既是作品中人物的态度,也是作者世界观、人生观的体现,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体现。

从讲故事、写人物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将《水浒传》分作四部分。第一回为故事的开端。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及原因。故事肇始于社会动荡不安,风流浪荡的端王登上皇位,昏庸无能,致使流氓棍徒高俅骤然发迹,于是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小说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主题背景交待得一清二楚。这也为小说人物的出场、英雄好汉的诞生提供了前提。

第2~71回为《水浒传》故事发展的上升期,属于喜剧性阶段,表现着英雄的成长和胜利。其中第2~58回为上升期的前半段,作品通过一系列的人物板块,将水浒故事交待出来。如林冲故事、“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从而展示出一条个人反抗—聚众造反—逼上梁山的起义路线,经过一系列个体斗争后形成小群体,达到矛盾冲突的最高潮。

第59~71回是《水浒》故事的稳定发展时期,属于上升期的后半段,为高潮后的惯性前进。小说英雄人物继续成长发展。但作品第71回“梁山英雄排座次”是故事和

人物命运转折的开始,它既昭示着梁山事业的辉煌,又潜在着变质的暗流,这就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种子。

第72~82回是水浒故事的衰微期,属于英雄的末路与死亡阶段。这个阶段是全书的转折点,它展示了农民革命领袖宋江积极谋求招安的途径。农民革命终因领袖变质而告失败,而农民革命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真正英雄的死亡。

第83~100回为第四部分。故事主要由征辽、平方腊等情节构成,并分别介绍了梁山主要人物招安后的归宿。这实际对应的是弗莱所提出的叙述结构四阶段中的最后一段,讲述英雄死后的世界。至此,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发展、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完成了一个圆形循环式叙事结构。

二、《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反映的民族心理

小说的叙事结构是小说家整个创作过程呕心沥血建构的一种生命形态。它仿佛是一副筋骨,将生命中的血肉、情感、思想有机地连缀在一起,共同构建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揭示出小说家对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独特体验和理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族文化心理。

不论《水浒传》的故事所呈现的是圆形结构,还是小说人物生、长、老、死轮回发展轨迹的安排,其实都是在作者世界观、人生观的统摄之下完成的,也是当时社会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影响的必然结果。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是一种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弗莱也认为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它把文学同生活

联系起来,成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这里所谓的“人的心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重要因素,《水浒传》所反映的就是入世与出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同时,它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民族文化心理。

从水浒英雄的来历看,一百单八将是三十六天罡星下凡、七十二地煞星显世。他们本来都是世外之人,只因人间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上天才将一群“魔星”降到人间“替天行道”。等他们完成了天赋的使命,功德圆满之后仍回归天上。这正体现了“出世—入世—出世”生死轮回的民族心理。而就英雄的成长过程来看,在美与丑的矛盾斗争中,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贪官污吏的可恶卑琐形成鲜明对比。英雄们的成长、追求也是积极入世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儒家看来,对功名不懈地追求,便成为他们积极进取的动力之一。道家 and 道教虽不是一回事,但道家思想特别是道家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始终是道教宗教哲学的理论基础。老庄讲的最多的虽是超脱隐逸的出世思想,但《老子》中所言“人君南面之术”,无疑是一种入世精神的表现。佛教虽崇尚远遁世道,但又主张护法、护国,要求王者外护,因而入世高僧代不乏人。因此,佛道往往以出世之身,行入世之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三教互补的性格,入世进取精神成为人们持久不衰的心灵向往。建立功名,是梁山好汉追求的人生最高目标。杨志“指望把一身的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作者也让阮小五、阮小七唱出了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心声;宋江不得已上梁山后,其目的也是“暂居水泊,专等招安”,为朝征效

力。不仅如此,道教中人还纷纷走向前台,护佑好汉,帮助他们冲锋陷阵。比如九天玄女亲授三卷天书于宋江,教他“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而佛教中的人物也不甘寂寞,他们也积极参与梁山好汉的行动。比如鲁智深曾到五台山参禅,智真长老积极支持鲁智深的行为。

既要入世、用世,又要尊崇心灵个性的自由,不受制于外物,这种矛盾心态一般要在儒、释、道互融互补的人格范型中加以消解。因此,破辽后,公孙胜依罗真人之言毅然归隐;鲁智深擒方腊立大功后再次出家。一道一僧,渲染了遁世安身的宗教思想,演义了“出世—入世—出世”的人生轨迹,这也是三教共同铸就的一种人格精神。同时,许多好汉也说明了功成身退、全身远祸的道理。武松出家六和寺,得以善终;李俊、童威、童猛不愿入朝为官,泛舟海外;柴进“纳还官诰,求闲为农”;李应、杜兴也辞官还乡。若此,众好汉皆安度余生。而刻意功名富贵者,如宋江、卢俊义等,皆死于非命。出家隐逸可以保身,他们用生命再次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梁山英雄的人生轨迹正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道家的避世隐逸、功成身退和佛教不循世道、遁迹山林的有力体现。

作品凄惨悲凉的结局似乎传达出作者的一种无奈和消极情绪,也流露出作者对英雄悲惨结局的深深叹惋;但另一方面,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因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水浒传》构想了一个共同理想的天地。

[参考文献]

-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 [2]吴志达.《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J].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
- [3]李希凡.《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J].文艺月报,1956.
- [4]郑铁生.《水浒传》叙事结构新形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 [6]张跃生.《水浒传》叙事结构与思维模式[J].中文自学指导,1993.
- [7]杜贵晨.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明清小说研究》,2001.
- [8]王育红,黄义侠.论《水浒传》的结构艺术特色[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